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五十九章·以正治邦章】

【無事無為論】：		先論治國用兵聚天下各有方法；次論聚天下須無事，並舉例說明；再論聖人以無事無為來化民；結論聖人欲不欲學不學而弗敢為。
第五十九章 第一句	以 <sup>1</sup> 正 <sup>2</sup> 之 <sup>3</sup> 邦 <sup>4</sup> ，	如果我們要「追求」那「國家」的「長治久安」，我們就要用「道、泛生神」那「光明誠信、不偏不倚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來「成長發展、茁壯強大」自己的「國家」，
第五十九章 第二句	以 <sup>5</sup> 畸 <sup>6</sup> 用兵 <sup>6</sup> ，	如果我們要「捍衛」那「國家」不受敵人「侵略」，以及「保護」那「人民」的「生命財產」，我們就要用那「詭詐奇變、巧計設伏」的各種「謀略戰術」，以及那「特攻奇襲」的各種「奇兵利器、精銳武器」，來和敵人「周旋作戰」，
第五十九章 第三句	以無事 <sup>7</sup> 聚 <sup>8</sup> 天下 <sup>9</sup> 。	如果我們要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，就要用那「無為法」的「沒有執

<sup>1</sup>以：用也，以之也，藉以也。這裡講的是因為家族都用「善、良能」，所以子孫也繼承家風，而用「善、良能」，所以才能祭祀不絕。以：用也，憑藉也，藉以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文言文虛字大詞典》：「以，憑，憑藉。」

<sup>2</sup>正：正道也，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正大光明、不偏不倚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也。正，不傾邪也，與誠通，誠信也。這裡的「正」是指「道、泛生神」那「光明誠信、不偏不倚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「正」是「誠、誠信」所以是真實不虛的「真理」，「正」是「不傾邪」，所以是「正路」，天地萬物之「真理」，皆出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故天地萬物所走的「真理」之路，就是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正，段段借為誠。」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鄭注：「魯讀正為誠。」《易·繫辭下·注》：「貞者，正也。」疏：「正者，體無傾邪也。」

<sup>3</sup>之：生長也，茁壯也，這裡引申為使國家「成長發展、茁壯強大」。一株從地上冒出的植物，原本像小草，但茁壯之後「超出」小草的高度，而且枝葉越來越大，更「往」高處發展而「茁壯」，這個過程叫作「之」，所以「之」有出往「出、往，茁」的意思。《說文》：「之，出也。象艸過中，枝葉漸大，有所之也。」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之，往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茁，出也。」《孟子·萬章》：「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」注：「茁，生長貌。」

<sup>4</sup>邦：國也，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

<sup>5</sup>畸：偏也，偏邪不正也，奇異也。這裡指的是「詭詐奇變、巧計設伏」的各種「謀略戰術」，以及那「特攻奇襲」的各種「奇兵利器、精銳武器」。

<sup>6</sup>用兵：作戰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用兵，謂爭戰之事。」《荀子·議兵》：「凡用兵，攻戰之本。」用，使也，使用也。《廣韻》：「用，使也。」

<sup>7</sup>無事：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也。「無事」是「無為法」的項目之一。

<sup>8</sup>聚：會也，集也，共也，這裡指的是人與人及國與國之聚，引申為「合眾共和」也。聚與取通。《帛書老子甲本》作「取。」取，聚也。第六十三章：「大邦以下小邦，則聚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則聚於大邦。故，或下以聚；或下而聚。故，大邦者，不過欲兼畜人；小邦者，不過欲入事人。」其中「下大邦，下大邦」是相互謙卑，不是交相謀取己利。「下以；下而」也是相互謙卑，不是交相謀取己利。「欲兼畜人，欲入事人」則是兼養共事，是謀合而非謀己，所以「取」就是「聚」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聚，與取通。」《易·萃》：「聚以正也。」釋文：「聚，苟作取以正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取，段借為聚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聚，會也。」《太玄經·玄衝》：「聚，集也。」

		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」的「沒有執知造事」，來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。
第五九章 第四句	●將欲 <sup>10</sup> 聚天下也！  (本節●原屬第四十九章)	我們遵奉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召喚」，想要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啊！
第五九章 第五句	●恆 <sup>11</sup> 無事；	必須純粹「沒有執知造事」，也就是「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」；
第五九章 第六句	●及其 <sup>12</sup> 有事 <sup>13</sup> 也，	如果我們「有執知造事」，也就是「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」，
第五九章 第七句	●不足以 <sup>14</sup> 聚天下。	我們就不能夠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。
第五九章 第八句	吾 <sup>15</sup> 何以知 <sup>16</sup> 其 <sup>17</sup> 然 <sup>18</sup> 也 哉 <sup>19</sup> ？	我們是依據什麼，來了解那用「沒有執知造事」來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是「正確」的呢？以下就是當今實際可

《國語·晉語二》：「聚居異情惡。」注：「聚，共也。」

<sup>9</sup>天下：世界也，世界人類也。

<sup>10</sup>將欲：如果要，想要也，「將」亦「欲」也，「欲」亦「將」也。將：欲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將，欲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將欲，若欲也。」欲：將也，想要也。《助字辨略》：「欲，將也。」

<sup>11</sup>恆：質也，純粹也，常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恆，常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常，質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質，一曰樸也。」

<sup>12</sup>及其：如若也，如果也。及，如也。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：「堯舜之聖不能及。」注：「及，如也。」《經傳釋詞·五》：「其，猶若也。」

<sup>13</sup>有事：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也。「有事」是「有為法」。

<sup>14</sup>不足以：不足夠用來也，不堪任也，不能夠也。足以，足夠也，可以也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是心足以王矣。」《戚元魯墓誌銘》：「行足以象其先人，材足以施於世用。」

<sup>15</sup>吾：我也，我們也。

<sup>16</sup>何以知：為什麼知道也。依據什麼來了解也。本章「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而邦家滋昏；人多知，而畸物滋起；法物滋彰，而盜賊多有。」不是僅只講社會現象或個人問題，而是聖師老子藉著當時曾被運用來治國，卻全都失敗的四種治國政策：「1.用嚴刑峻法。2.用軍事武力。3.用先知智者。4.用禮儀制度。」來說明為什麼要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來「成長發展、茁壯強大」自己「國家」的原因。何以，何故也，以何也，用何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何以，1.何故。疑問之辭。2.以何也，用何也。」知，識也，了解也，知道也。

<sup>17</sup>其：彼也。指「以正之邦，以畸用兵，以無事聚天下。將欲聚天下也！恆無事；及其有事也，不足以聚天下。」也。

<sup>18</sup>然：是也，正確也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雍之言然。」葉按：「然，是也，正確也。」

<sup>19</sup>也哉：表堅定之語助詞，這裡是用來加強疑問的語氣。《蘇軾·范增文》：「嗚呼！增亦人傑也哉。」

		見的例子：
第五九章 第九句	夫 <sup>20</sup> 天下多 <sup>21</sup> 忌諱 <sup>22</sup> ，	第一、凡是當今「世界上」，那用「嚴刑峻法」來「合眾共和」，而到處充滿「禁防管制」的「國家」，
第五九章 第十句	而 <sup>23</sup> 民 <sup>24</sup> 彌 <sup>25</sup> 貧 <sup>26</sup> ；	在「高壓封閉」之下，那個「國家」的人民，就全都是越來越「貧窮落後」，反而造成「民不聊生」；所以說，這種用「嚴刑峻法」來「合眾共和」的手段，絕不是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的「好方法」。
第五九章 第十一句	民多利器 <sup>27</sup> ，	第二、凡是那用「軍事武力」來「合眾共和」，由於不斷「窮兵黷武」而「全民皆兵」，人民手中各種「銳利精良的武器」，最後因此變得越來越多的「國家」，
第五九章 第十二句	而邦家 <sup>28</sup> 滋 <sup>29</sup> 昏 <sup>30</sup> ；	那些「國家」，就全都更加「黑暗混亂」，反而處處「戰火彌漫」；所以說，這種用「軍事武力」來「合眾共和」的手段，絕不是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的「好方法」。
第五九章 第十三句	人多知 <sup>31</sup> ，	第三、凡是那用「先知智者」來「合眾共和」，最後人民就全都「自以為」擁有豐富的「真

<sup>20</sup>夫：發語詞。

<sup>21</sup>多：眾也，眾多也，廣也，到處充滿而廣佈也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多，眾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多，廣也。」

<sup>22</sup>忌諱：防禁也，「禁防管制」也。這裡講的不只是一般民俗的禁忌，而是整個國家的防禁。這裡的「天下多忌諱」，是說這個世界採取軍事高壓的嚴厲管制，造成處處都是「禁防管制」，像軍事戒嚴一般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忌諱，防禁也。」《鬼谷子·中經》：「動以忌諱，示以時禁。」葉按：「忌諱時禁，皆國家之禁防管制也。」忌，禁也，止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「虹蜺彗星者，天之忌也。」注：「忌，禁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忌，止也。」諱：忌也，避也。《說文》：「諱，忌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諱，避也。」

<sup>23</sup>而：卻也，反而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而猶乃也，一為卻之義。」

<sup>24</sup>民：蒼生也，生民也，人民也。《左氏·成·十三》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疏：「民者，人也。」

<sup>25</sup>彌：益也，愈也，更加也。《集韻》：「彌，一曰：益也。」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「彌，益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益，愈也，加甚之辭。」

<sup>26</sup>貧：無財也，貧窮也。《呂氏春秋·季春》：「賜貧窮。」注：「無財曰貧。」

<sup>27</sup>利器：銳利之兵器也，精良的武器也。「民多利器」是因為國家窮兵黷武，造成全民皆兵，所以人民手中就全都有銳利精良的兵器。

<sup>28</sup>邦家：國家也。邦，國也，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

<sup>29</sup>滋：益也，更加也，蕃殖也，長也。「滋」和「彌」都是「益」，所以意思相近，引申作「更加」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「滋，益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滋蕃殖也，長也。」

<sup>30</sup>昏：暗也，亂也，混亂黑暗。《說文》：「昏，日冥也。」《書·牧誓》：「昏棄厥肆祀弗答。」傳：「昏，亂也。」

<sup>31</sup>知：智也，智慧也。「人多知」是國家舉用「先知智者」來治國，人民就全都「自以為」擁有

		理知識」，而出現越來越多「大智慧」的「有知者」，
第五九章 第十四句	而奇物 <sup>32</sup> 滋起 <sup>33</sup> ；	這種國家在那「有知者」的「有為法」造作之下，那背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的各種「邪知邪行、奇邪妖異」的事物，就會更加「興起」，反而讓人心變得「邪惡不正」；所以說，這種用「先知智者」來「合眾共和」的手段，絕不是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的「好方法」。
第五九章 第十五句	法物 <sup>34</sup> 滋章 <sup>35</sup> ，	第四、凡是那用「禮教法教」來「合眾共和」，而那「儀仗祭祀、法令刑罰」所使用的各種「典章文物」，打造得更加「文彩精美、法式完備」的國家，
第五九章 第十六句	而盜賊 <sup>36</sup> 多有 <sup>37</sup> 。	在那些國家中，試圖奪取那些「禮法文物」，或「刑逼民反」，而形成的「小偷」和「強

豐富的「真理知識」，而出現越來越多「大智慧」的「有知者」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知，謂智慧也，與智同。」

<sup>32</sup>奇物：「邪知邪行、奇邪妖異」的事物也。這是指從「智慧、大智慧」衍生出來的各種「邪知邪行、奇邪妖異」。當一個「有知者」自以為自己擁有「大智慧」足以主導一切，他的上面就面沒有比他還高的「真理、正路」能夠引導他了，他的「智慧」成了他的主人，因此他的「智慧」所能夠創造出來了事物，就沒有任何更的「真理、正路」能夠引導節制了，於是他的「智慧」就逐漸變成了「邪知邪行、奇邪妖異」的源頭。所以人要有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來引導，來規範，才不會受「智慧」的繫縛捆綁，而不知不覺走到「邪知邪行、奇邪妖異」的邪路上去，卻不自知。

<sup>33</sup>滋起：更加興起也。滋，益也，更加也，蕃殖也，長也。起，興也，作也。《廣韻》：「起，興也，作也。」

<sup>34</sup>法物：「儀法」的「典章、器物」也。「禮教法教」中所用的「儀仗祭祀、法令刑罰」等種種「典章、器物」也。「法物」包含了「禮教」用的，和「法教」用的「典章器物」。不同於現代的「禮教」和「法教」是分開的，封建時代「禮教」是「法家」思想的前身，「禮教」走到極端就和「法家」沒有什麼差別，如有差別就是「禮教」注重外表和諧的偽善假象，「法家」則是連外表和諧的假象都不顧了，直接就講法律、權術和勢力的運用。最後演進成「禮為法之表，法為禮之體」，所以封建帝王的統治，是「明禮暗法，內法外禮」交互並用的。「法家」在獨尊儒術之後，其實並沒有消失，而是潛伏到儒家的「禮教」之下，由儒家官僚在背後操作，從此就不明講了，這就是封建禮法的本質。第二十九章，聖師老子說：「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也，則攘臂而按之！」其中「攘臂而按」是強權暴力的象徵，也可以說是「法家」的源頭。所以封建時代，違禮和違法都是犯罪的，其輕判或重判，都是由統治者來決定的，所以違禮和違法一樣可以是死罪，由這點就可以知道「禮、法」互為表裡的本質，因此本章講的「法物」，是兼具「禮教、法教」的「典章、器物」。

<sup>35</sup>滋章：更加彰顯也，更家具有紋彩也，引申為打造得更加「文彩精美、法式完備」也。滋，益也，更加也，蕃殖也，長也。章，盛也，紋彩也，明也，與彰通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章，盛也，紋彩也，明也，與彰通。」

<sup>36</sup>盜賊：古代稱盜是小偷，賊是劫匪；現代稱盜是劫匪，賊是小偷。古代盜小賊大，現代盜大賊小，古代和現代的意思剛好相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是古籍，應遵照古代的意思才正確。盜，陰私自利者也，小偷也。《正字通》：「盜，凡陰私自利者，皆謂之盜。」賊，劫人財物者也。劫匪也。《玉篇》：「賊，劫人也。」

		盜」，就越來越多，反而造成「盜賊橫行」。所以說，這種用「禮教法制」來「合眾共和」的手段，絕不是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的「好方法」。
第五九章 第十七句	是以 <sup>38</sup> ，聖人之 <sup>39</sup> 言 <sup>40</sup> 曰 <sup>41</sup> ：	所以，那「聽詔者」對於「合眾共和」那「撕裂混亂」的「世界」，他所奉行的「座右銘」是：
第五九章 第十八句	「我 <sup>42</sup> 無為 <sup>43</sup> 也，	一、「我們服從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而行，因而『沒有執知妄造』，
第五九章 第十九句	而 <sup>44</sup> 民自 <sup>45</sup> 化 <sup>46</sup> ；	則人民內在的『民心、民思』，自然而然會『感化向善』；
第五九章 第二十句	我好淨 <sup>47</sup> ，	二、我們服從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聖潔』而行，因而喜歡『聖潔純淨』，
第五九章 第二一句	而民自正 <sup>48</sup> ；	則人民外在的『民言、民行』，自然而然會『導直端正』；

<sup>37</sup>多有：更有也，更加增多也。「多有」的「多」要訓為「益」，所以本章「多、滋、彌」都是「益」，所以二者意思相近，引申作「更加」。至於「多有」的「有」卻要訓為「多」而引申為「足」。所以「多有」就是「更有也，更加增多」也。多：增益也，更增加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多，緇也。」段注：「緇者，增益也，故為多。」有：多也，足也。《詩·小雅·魚麗》：「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」集傳：「有，猶多也。」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爰眾爰有。」箋：「有，財足也。」

<sup>38</sup>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39</sup>之：的也。

<sup>40</sup>言：論述也，議論也這裡指「座右銘」也。言：論述也，議論也。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。」注：「言，議也。」

<sup>41</sup>曰：是也，謂也，稱為也，叫作也。《增韻》：「曰，謂也，稱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曰，猶是也。」《經傳釋詞》：「曰，猶為也。」

<sup>42</sup>我：己也，己稱也，我們也。《廣韻》：「我，己稱。」

<sup>43</sup>無為：沒有執知妄造也，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強作妄造也，完全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無為法」也，柔和的「無為法」也。

<sup>44</sup>而：則也，就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七》：「而，猶則也。」

<sup>45</sup>自：自動自發也，自然而然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自，自然也，謂不期而然也。」

<sup>46</sup>化：教行也，遷善也。教行於上，而人民遷善於下即為化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們能夠施行「無為法」的「不言之教」，則人民就會如春風化雨一般，自然而然移風易俗而向善。《說文》：「化，教行也。」《荀子·不苟》：「神則能化矣。」注：「化，謂遷善也。」

<sup>47</sup>好淨：喜愛聖潔純淨也。好，愛也。《楚辭·九章·惜誦》：「父信纒而不好。」注：「好，愛也。」淨，澄明也，清淨也，清明潔淨也，聖潔純淨也。《梁簡文帝·鏡銘》：「水淨珠明。」《六書故》：「淨，塵垢盡也。」

<sup>48</sup>正：端正也，不傾邪也，與誠通，誠信也。這裡是指「導直端正」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正，段段借為誠。」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鄭注：「魯讀正為誠。」《易·繫辭下·注》：「貞者，正也。」疏：「正者，體無傾邪也。」

第五九章 第二二句	我無事 <sup>49</sup> ，	三、我們服從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良能』而行，因而『沒有執知造事』，
第五九章 第二三句	民自富 <sup>50</sup> ；	則人民擁有的『民財、民物』，自然而然能夠『豐足富有』；
第五九章 第二四句	我欲 <sup>51</sup> 不欲 <sup>52</sup> ，	四、我們服從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圓滿具足』而行，因而我們的『欲望需求』能夠『不貪愛、不貪得』，
第五九章 第二五句	而民自樸 <sup>53</sup> 。」	則人民日常的『民風、民情』，自然而然會『純樸無邪』。」
第五九章 第二六句	●是以，聖人欲 <sup>54</sup> 不欲 <sup>55</sup> ，	所以，那「聽詔者」雖然不禁絕一切「欲望需求」，但是，那「聽詔者」的「欲望需求」，能夠適度而「不貪愛、不貪得」，
	(本節●原屬第六十五章)	
第五九章 第二七句	●而 <sup>56</sup> 不貴 <sup>57</sup> 難得之貨 <sup>58</sup> ；	因此，他不「看重」那「不應該獲得的財富」，所以他絕不「貪污腐敗、貪得無厭」，以避免自己因「貪婪」而「沉淪墮落」；

<sup>49</sup>無事：沒有執著自己所知而妄造事端也。「無事」是「無為法」的項目之一。

<sup>50</sup>富：富有也，富足也，盛也，豐饒繁盛也，福也，榮福也，來自於「道、泛生神」之榮寵的福澤也。老子神學不是主張貧窮的神學，而是「富裕樂善主義」，所以老子神學追求富裕，並且協助人民對抗貧窮，也協助人民對抗造成貧窮的統治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富，備也，厚也，盛也，福也。」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富哉言乎。」集解：「富，盛也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富，段借為福。」《詩·大雅》：「維昔之富，不如時。」傳：「富，福也。」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富哉言乎。」集解：「富，盛也。」

<sup>51</sup>我欲：我們的欲望需求也。人都會有欲望需求，老子神學也不是禁欲的神學，而是「寡欲樂活主義」，以「寡欲」讓自己「樂活」，所以即使連「聖人、聽詔者」都還是會有「欲望需求」。這裡的「欲」，是指「欲望需求」也。欲：愛也，需求也。《增韻》：「欲，愛也。」

<sup>52</sup>不欲：「不貪愛、不貪得」也。這裡的「欲」，是指「貪」。欲，貪愛也，貪欲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欲，貪欲也。」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欲不可從。」疏：「心所貪愛為欲。」

<sup>53</sup>樸：樸：素也，質也，純樸也。這裡是指民風、民情「純樸無邪」《說文》：「樸，木素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質，一曰樸也。」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：「契大渾之樸。」注：「樸，質也。」

<sup>54</sup>聖人欲：聽詔者的「欲望需求」也。

<sup>55</sup>不欲：「不貪愛、不貪得」也。

<sup>56</sup>而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57</sup>不貴：不看重也，不貪愛也。貴：看重也，愛也，貪愛也。《國語·晉語七》：「貴貨易土。」注：「貴，重也。」《戰國策·魏策》：「貴合於秦以伐齊。」注：「貴，猶欲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欲，貪欲也。」《荀子·正論》：「下安則貴上。」注：「貴，猶愛也。」

<sup>58</sup>難得之貨：忌於獲得的財富也，不應該獲得的財富也。難：忌也，憚也。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「難，憚也，人所忌憚也。」《戰國策·中山策》：「陰簡難之。」注：「難，謂忌憚也。」得：獲也。《玉篇》：「得，獲也。」之：的也。貨：財富也。《書·洪範》：「一曰：食，二曰：貨。」疏：「貨者，金玉布帛之總名。」葉按：「金玉布帛即財富也。」

第五九章 第二八句	●學 <sup>59</sup> 不學 <sup>60</sup> ，	那「聽詔者」不斷地「學習」那自己還不曾「學習」的「新知識」，但是，他的「學習」能夠「不盲從盲隨」，
第五九章 第二九句	●而 <sup>61</sup> 復 <sup>62</sup> 眾人 <sup>63</sup> 之 <sup>64</sup> 所 <sup>65</sup> 過 <sup>66</sup> ；	因此，他能夠「免除」那「一般人」在「學習」時，「盲從盲隨」所出現的「偏差錯誤、過失疏漏」，使自己更具「正確遠見」，也更具「正確領導力」；
第五九章 第三十句	●能 <sup>67</sup> 輔 <sup>68</sup> 萬物 <sup>69</sup> 之 <sup>70</sup> 自 然 <sup>71</sup> ，	那「聽詔者」能夠「濟助輔佐」那「萬物」，「萬物」在這裡的意思是限定於指「一切眾人」，而不是指「一切名物」；也就是說，那「聽詔者」能夠「濟助輔佐」那「一切眾人」，走向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
第五九章 第三一句	●而 <sup>72</sup> 弗敢 <sup>73</sup> 為 <sup>74</sup> 。	但是那「聽詔者」，還是使用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無為法」的「沒有執知妄造」，

<sup>59</sup>學：學習也，作學問也。這裡是指從事學習「知識、技能」的「求學工作」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學，效也。」

<sup>60</sup>不學：不盲從盲隨也。這個「學」和第十九章「絕學無憂」的「學」一樣，是指「盲從盲隨」。

<sup>61</sup>而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<sup>62</sup>復：伏也，除也，免除也。《史記·樂書》：「復亂以飾歸。」注：「正義曰：復者，伏也。」《正韻》：「復，除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復，免除也。」

<sup>63</sup>眾人：一般人也。

<sup>64</sup>之：的也。

<sup>65</sup>所：指事之詞，指「過」。《經傳釋詞·九》：「所者指事之詞，若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之屬是也。常語也。」

<sup>66</sup>過：失也，誤也，謬也，非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過，誤也。」《戰國策·齊策》：「君之謀過矣。」注：「過，失也。」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王之料天下過矣。」注：「過，謬也。」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：「所以論之過。」注：「過，非也。」

<sup>67</sup>能：可也，可以也，能夠也。《經傳釋詞補》：「能，可也。」

<sup>68</sup>輔：助也，正也，扶也，輔佐也。這裡的「輔」和現代學校教育中老師在上，「輔導」在下學生的「輔」意思不同，這裡的「輔」是以下輔上，也就是在下者從旁扶持佐助在上者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輔，助也。」《呂氏春秋·重言》：「有輔王室之固。」注：「輔，正也。」《增韻》：「輔，扶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輔，佐也。」

<sup>69</sup>萬物：在這裡的意思是限定於指「一切眾人」，而不是指「一切名物」。

<sup>70</sup>往之：歸也，至也，往也，到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之，猶歸也。」《孟子·萬章》：「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」《文選·陸機答賈淵詩·注》引作「夫然後歸中國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之，至也。」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「自楚之滕。」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之，往；前往。」《文言文虛詞大詞典》：「之，至；到；直到。」

<sup>71</sup>自然：自宜也，自在也；這裡的「自然」是指具足自成，沒有絲毫勞苦造作而自得其宜，不是第二十四章：「道法自然。」的渾然自成的「自然」。「自宜」是「自得其宜」，就是「自在幸福」，依現今客家話之通行文義，譯為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。請參考第十七章：「成功遂事，而百姓謂：我自然！」

<sup>72</sup>而：卻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而猶乃也，一為卻之義。」

<sup>73</sup>弗敢：不敢也。不膽敢也，不勇於冒犯也。弗，不也。敢，犯也，勇也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敢，勇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敢，犯也。」

		來「協助濟助」那「一切眾人」，走向「自由幸福、自由自在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；他卻絕對不敢用「有為法」在世界上「執知妄造」。
--	--	--

---

<sup>74</sup>為：作他，作為也，造也，施也。這裡「為」是指「有為」也，就是使用「執知妄造」的「有為法」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作，造、為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為，施也。」